

雍正剑侠图

(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6 . 25

字数: 1216 . 8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176 . 40 元

目 录

第三十七回	司徒朗逃往大西洋 田子步窥视玲珑岛	(1)
第三十八回	誓同心夜探玲珑岛 逢绝地幸喜遇恩师	(22)
第三十九回	四剑客会破玲珑岛 西方侠潜江擒二小	(42)
第四十回	蜜蜂岭传艺赠宝剑 桑家林大战司徒朗	(60)
第四十一回	康熙帝赦免童海川 铁木金落脚北京城	(73)
第四十二回	铁木金劫道遇官人 为生存长街卖牛肉	(90)
第四十三回	老剑客留笺救清官 童海川夜捉害民贼	(113)
第四十四回	慈父心三次饶林宝 豺狼子毒镖打恩师	(139)
第四十五回	寻凶手千里入京师 收弟子征服铁罗汉	(153)
第四十六回	清真寺海川会筛海 僧道俗三次比神功	(164)

第四十七回 北口外丢镖结义气
护国寺收徒惹是非 (191)

第三十七回 司徒朗逃往大西洋 田子步窥视玲珑岛

上回书说到八卦山试五绝艺，海川试平行十三丈五，望云亭上拿二小，不想是假人，他眼睛里都要喷出火来了。北侠走过来道：“兄弟，别生气，这里头另有原因，你千万千万别着急，咱们大家先回中央戊己土大厅，有什么话再说吧。”童林看着哥哥秋田，不能再说什么的了，连于爷和侯振远都劝：“兄弟啊，消消火，事情有个完，咱们到底听听是怎么回事。”大家伙儿一块走了，两个鱼皮人也拿走了，一直来到大厅。二爷胡元霸先派人准备脸水，大家擦脸漱口，正喝着，这时，李昆也给救过来了，李太极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海川问北侠秋田：“哥哥，我问问您，您说是什么原因啊？”北侠秋田就把自己一来直到现在，包括四、五、七庄主另设计谋之事全说了。然后接着又辩道：“兄弟们，于老哥哥和王老侠比咱们大家伙儿的岁数都大，经验也多，振远啊，你说你办的这事对吗？”老侠侯振远脸红了：“哥哥，真没想到太极公宽仁大义，我算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侯振远得承认，真的我拿人家李昆当个英雄，就不应该去杭州，而应直接奔这来。杭州，金龙镖局，黄灿、潘龙的事情要紧，还是海川的国宝事情要紧啊？看来，本末倒置了。海川听完了点头：“唉，要不怎么说李太极公是好人呢。”便冲着李昆一抱拳：“太极公，您的苦衷我知道，我们

就不用再提了，这里头我跟我哥哥侯振远有很多的不是之处，但是请问您一下，铁臂罗汉法禅这些人带着国宝、二小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一句话，李昆身上仿佛卸下五千斤份量来，他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我们还是想法找法禅拿二小请国宝才是。”老侠侯振远在李昆的面前一抱拳道：“太极公，看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做得不到家。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我总认为带着海川来也是往返徒劳，没想到太极公你是如此的高明。好吧，咱们事情就算完了。现在我们就是打听打听这两个人落在了哪了。”李昆说道：“八弟，这不是众位侠客爷说了吗？你到船坞打听一下，他们调的什么船，到什么地方去了。”田八爷走后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脸色不对，皱着眉，好像很为难。田八爷对李昆低语道：“哥哥，他们到大爷那去了。”“啊！”李太极脸色一白：“这可坏了。”大家伙儿都不明白，李昆李太极才把事情细说清楚。

原来在八封山的东北方向，顺着南盘江下游走四十里水路，在江中心有个岛，叫玲珑岛。玲珑岛的大寨主是李昆的大师哥，他复姓司徒单字名朗，闯荡江湖有个美称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跟李昆是一个村里的人，都是昆明县北四十里地，这个村子叫李各庄。李昆是李各庄首户大财主，父母双亡，家资万贯，使奴唤婢，有很多的人，但是一辈子无所好，除去读书以外，就是喜欢练武，可是得不到好老师。村西口路北有一个酒馆，两间门脸临街，进了这酒馆往后有个避风门，过去之后是一个小院。三间北房，东西厢房各两间。院子里头很干净，放着一点农具，看来是种地兼做小买卖的。掌柜的复姓司徒单字名朗。这个人爹娘都没有了，他的

长相十分凶恶，个不高，猴形脸，窄脑门，脸的正中还有一块白钱癣。本村的人对他没好感，而且这人脾气很暴。这天，来了不少喝酒的，都坐在那儿喝着酒，说着闲话，司徒朗伺候着。这个时候，打门口进来一位老仙长，司徒朗一看这位仙长，真是风采可爱，仙风道骨，年纪也就在四十多岁，细条的身材，面似三秋古月，三绺墨髯，修眉朗目，鼻直口正，一对元宝耳，身上穿着一件古铜色道袍，佩宝剑，高挽发纂，金簪别顶。司徒朗一眼看见这老道，满脸春风过来了：“哈哈，老仙长，喝点酒吗？”“不错，山人想喝点酒。”“啊，那边请。”司徒朗让这老道坐在一张桌上，给他拿过两盘菜来，又烫了两壶酒，让老仙长喝上了。等喝完了以后，司徒朗过来问：“您还喝吗？”“无量佛，谢谢，我不喝了。”“嗷”。司徒朗把家伙都拿走，然后过来说道：“啊，钱不多，两吊四百钱。”老道爷一掏钱：“哎呀！无量佛，贫道我这一次离开庙，出来急了点，身上忘了带钱了，你能不能给我记一账？过两天我从您这路过，再加倍奉还。”“道爷，没关系，您一个出家人又喝不了多少，我这小酒馆再赚不了钱，赚出您这份来还不算什么，道爷您请吧，给不给的没事。”“嗷，谢谢檀越。”老仙长走了。没想到第二天老仙长又来了，还照样要了两壶酒，司徒朗还照样给准备好菜，然后司徒朗忙别的去了。吃完了以后，司徒朗归置家伙：“道爷，还是两吊四百钱。”“嗷，不多，我可真对不起您，我记得我拿着钱了，没想到一粗心我又忘在庙里了。”“没关系，哈哈，您走吧，我给您记上账，什么时候您想来您就来。”嘿，第三天老仙长又来了，喝完了酒以后，司徒朗收拾完家伙，一要钱，老仙长还没有，说：“不瞒您说，贫道

今天买了几斤豆腐，我把这俩钱全都花了，过几天我化着缘再给您吧。”司徒朗有些不乐意，但是脸上没露出来：“道爷，行啊，您请吧，没关系，明天有工夫您还来。”“是是是，我打算在这坐一会儿。”“行啊。”司徒朗一拉避风门往后头去了。在后头干着活，瞧这避风门一动，老道长奔后院来了。司徒朗心说：这道爷干什么，喝了三天酒不给我钱，让他走他不走，他怎么还遛到我后院里头？老仙长进来以后笑着问：“无量佛！檀越你贵姓啊？”“您要问我。复姓司徒单字名朗。”“哎哟，司徒，今年多大岁数了？”“啊，十九了。”“嗷，十九岁，好岁数。我看你腰板、腰腿都不错啊。”“嗨，不瞒您说，我从小就好练，可是没有名师，这二年由于家计，没法子，父母没有了，我得凑和着谋生吃饭，开了这么一个小酒馆。挣个钱，所以我把功夫就搁下了。”“嗷，你还很好练武啊。我跟你商量商量，贫道欠你的酒钱我是还不了啦，我会两个武艺教给你，成不成呢？”“哎哟道爷，那我求之不得呀，我可不知道您会什么样的武艺？”“你瞧这个。”老仙长并食、中二指，旁边有一块木头，照着木头上戳，噗，把这手指头杵进去一寸来深，跟着拔出来了，手指头什么毛病没有。司徒朗的箭翎耳一晃悠：“这，这了不得了，道爷，您老人家是世外的高人呐！您既然看得起我，我就是您的弟子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司徒朗趴在地上给道爷磕头。道爷说：“徒儿，起来吧，咱们就是师徒了，我教你能耐，你一天管我三顿酒饭吃，不论好坏，吃饱了就行，我瞧你这屋里头还宽绰，你把屋里收拾收拾，我就在你这后院住下了。我收你，但是有一样，跟任何人不许提，你只要是一提，咱们可是说清楚了，我立刻就不教你

了。”“师父您放心吧。您瞧北屋里就很宽绰。”司徒朗把仙长领到北屋里，又把东屋收拾出来作为功房。

从这天起，司徒朗就跟老仙长练上功了。光阴荏苒，转眼就是三年，经人家这位老仙长一指点，司徒朗的能为大长，但是任何人都不知道，司徒朗守口如瓶。吃完早饭以后，老仙长要打一会儿坐，司徒朗刚到外头，这个时候，一推门进来一人：“哎哟，司徒掌柜的。”“啊，管家、管家。”司徒朗知道这是东村口路北李公子他家里头派来的家人，便问：“贵管家，什么事呀？”“我们公子爷家里来了几个朋友，打算喝点酒，您给送五十斤酒去吧。”“好，我这就去。”打了五十斤酒，满满一坛子封好了，司徒朗搁在肩膀上打酒馆出来，穿十字街往东，来到李昆公子爷的家里。家人一瞧：“哎哟喝，掌柜的，您给送来了。”司徒朗把酒交到门房，见院里站着垂手待立的家人有二十几个，挺精神。李昆也把长大的衣服脱了，辫子盘在脖子上，正在打拳。司徒朗一看不走了，您想，司徒朗跟那位道爷练了三年，不管人家道爷教的什么能耐，也比李昆他们这玩艺儿练得强得多呀！李昆练完了以后一瞧：“哟！这不是酒馆司徒掌柜的吗？”“李庄主，哈哈……”你这功夫可练得不错呀。”“哎哟，夸奖，夸奖，怎么着掌柜的，我练的这玩艺儿你也喜欢吗？”司徒朗面有得色：“这个，多少懂得一点儿。”李昆听了吃惊：“那么您看我这功夫怎么样？”司徒朗一撇嘴：“你还没功夫呢，哈哈……，你这功夫是费饭的功夫，谈得到功夫吗？”司徒朗这口气太大了。李昆还算有涵养，没说什么，旁边这几位不乐意了。李昆说：“掌柜的，看来你是内行啊？”司徒朗一阵狂笑，这才是他的真面目，真正的性格。司徒朗说：

“不敢说内行，比你们这几位强一点儿。”这些人不服气：“那么您打趟拳我们看看。”“好吧！”司徒朗也不客气，他把衣服掖好，迈步过来，往下一矮身，“刷”一伸手。“哎哟！”李昆可就愣了，人家这功夫可跟李昆练的那玩艺儿不一样了，肩架步伐都很好。司徒朗“叭叭叭”练完了之后，往那儿一站，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哈哈……李庄主，你看我这功夫怎么样啊？”李昆躬身施礼：“哎呀！司徒掌柜的，我跟您是一个村的乡亲，您这功夫可了不得，您打的这趟拳，我瞧着眼花缭乱，太好了！胜我万万倍。”那几位也服了：“哟，真是的，您这功夫可真不错，您跟谁学的？”司徒朗摇摇头：“这个别打听，哈哈……回见，回见！”他作了个揖就要走。李昆一想，自己有志练武，这机会难得。李昆就不让走了：“司徒掌柜的，您可不能走，无论如何，您也得告诉我，您的老师是哪位，我一定求您转达，我要拜他为师，我跟他也学点功夫。”司徒朗知道师父有言在先，不敢答应，便说：“你这儿人挺多的，我不能说，更不敢答应你，回见回见。”他又要走，李昆拦住：“别价别价。走！你们都走！”李昆把这几位朋友都轰了，然后把司徒朗请到客厅，泡上茶，小心翼翼地伺候，他很沉着地说：“掌柜的，我谢谢你，我李昆一生好武，苦于不得名师，我看您这功夫确实是名师所传，您无论如何也得教给我，您看怎么样？”

司徒朗决意不说，因为是老师有话，任何人不准告诉。但是这李昆的盛情难却呀，但说：“你要问，我只能告诉你，教给我的这位老人家是位出家的仙长，到现在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在我家住着呢，跟我说不准让别人知道，不让我提，只要一提，老仙长站起来就走，你看这怎么办。”李

昆一摆手：“不要紧，我到那儿给他磕头去，我把他接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宽绰。”司徒朗说：“我也这么想，把老师接到你家来，一切吃穿用都比我那儿强得多。”

李昆马上传底下人套车，跟着司徒朗来到酒馆门口。车子停住，司徒朗一招手，带着李昆往里走。一直来到后院北房，挑帘进去，老仙长在这儿正坐着养神呐。司徒朗叫声：“师父。”李昆抢进几步，“扑通”就跪在地上。老仙长一看李昆细条身材，细腰窄背，二十来岁，雪白的脸蛋，重眉毛，大眼睛，通关鼻梁，四方口，一对元宝耳，漆黑刷亮的一条大辫子，穿着一身银灰色衣服，扎着绒绳，确实长得风流潇洒，一团正气，倜傥不羁。老仙长问道：“无量佛，你是谁？快起来，徒儿，这是怎么回事呀？”司徒朗也跪下了：“师父嘱咐我，让我绝对不跟别人提，可这个年轻人是咱们村的首户财主，家里的条件十分好，我觉得师父在这儿住着有点委屈了，您这么大年纪，要吃的吃的不好，要喝的喝的不好，我想孝敬您一身衣裳，都孝敬不起。师父，您收个有钱的徒弟让他把您接走，我到 he 那里练去。”“无量佛，有钱没钱，但看你资质天赋如何，如果你资质天赋好，即便说师徒要饭，老师也愿意把功夫传给你；如果你资质天赋不成，不是练武术的身材，即便你成天拿御宴招待，贫道也不能接受啊。”“师父，他行，您瞧他这身条，他练得也不错。”李昆也一个劲地央告：“师父，您就跟着弟子走吧。弟子一定很好的孝敬您。”老仙长只好点头。

大家打酒馆出来，老仙长上了车，司徒朗和李昆跟着，来到李昆的家中。屋里的陈设十分讲究，请老师进来以后，哥儿俩正式拜师。再说村里有个小火神庙，火神庙里头有个

穷老道，此人姓吕名瑞字德兴。老仙长到这一带来，先就住在吕瑞的庙中。这个老道虽然穷，但是为人憨厚老实。这会儿，老仙人让李昆派人把吕瑞也找来，这样，师兄弟三个同堂学艺。

过了些日子，有一天，老仙长把司徒朗一个人叫到屋子里，说道：“徒儿，以后你准备干什么去呀？”“弟子要回去照顾买卖了。”“徒儿，你跟我练了三年多了，为师觉得对不起你。”“唉，师父，这是哪的话儿啊，只是弟子孝敬不到，对不起恩师教训之恩。”“唉！我跟你说实话得了，徒儿，你的相貌十分凶恶，为师想如果真的把绝艺传授于你，恐怕将来你在外头惹是生非，越礼胡行，为师的门户中有一条戒律，就是不准艺传于匪人，我看你就是这类人，所以这几年来，我都没教你真能耐。人怕久挨金怕炼，孩子，你是面恶而心善。”司徒朗听完赶忙跪下：“哎哟！师父，您夸奖了，不瞒您说，弟子我长得这样，我有什么法子？”老仙长点头：“得了，从现在起，我要教给你们三人三种能为。教李昆太极十三式，教你暗掌打穴，一招手照某人身上打一巴掌，被打的这个人当时也不理会，什么毛病没有，其实这是照穴道打的，一个半月准死，十分厉害。”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就二十年啊，李昆、吕瑞、司徒朗的功夫全出来了。吕德兴能为不大，但是老仙长教给他一种东西，叫五毒大葫芦，里头完全都是配的五毒汁，只要一拉千斤坠儿，“滋”！葫芦口一开，从里头冒出一股子坏水来，打到人身上就烂，非百草霜治不了这五毒汁。

一天，老仙长把他们三个人叫过来说道：“从此以后，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你们的功夫都出来了，为师也要

四海云游数年。”三个人都跪下了：“老师呀，二十年耳鬓厮磨，教弟子将来能够成名天下，蒙您的春风化雨，我们应当知恩报德，您老人家也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还要到外头去呢？再说，您老人家的名姓，我们三人还不知道呢！”

老仙长口诵佛号：“无量佛！男儿志在四方，我是个出家人，我愿意云游天下，再说多年没离开云南本地了。要问为师名姓，记住了，我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天师嫡派四大名剑、三爷张鸿钧的长门弟子，太虚上人庄道勤。”老仙长庄道勤把自己的事全说了，哥儿三人皆大欢喜：“谢谢师父。”从此大家分手了。司徒朗的小酒铺也关了张，自己带点儿银两，南七北六十三省一闯荡，三年的功夫，暗掌打穴他就治死一百多人。不管人家是好人坏人，只要他看不上眼，他就打你一下暗掌，让你到了时候死去。但没有不透风的篱笆，结果他这件事让老仙长庄道勤知道了，庄老仙长这才明白：“哎呀，我到底还是艺传于匪了。我非把司徒朗杀了，我不要他这个徒弟！”老仙长佩着“落叶秋风扫”宝刃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寻找司徒朗。司徒朗知道以后，他跑了，坐海船下了西洋。

这时，李昆、吕端都知道了，两个人打家里出来找着老师，跪在地下央告：“师父，您回家吧，师徒之情呀！我师哥再不好也是您的弟子，多年的心血培植，您见着他，可以劝他，无论如何，您不能杀他，绝了师徒之情呀！”李昆掉着眼泪，吕瑞也哭着一个劲地念佛，总算把老人家劝回了云南。

司徒朗装着哑吧，来到了大西洋。他在工厂里头当苦力，但是，他心眼非常的灵，暗中学人家转轮走弦各种消息

机械。光阴似白驹之过隙，转眼十二年。他想，十二年了，老师要在的话，也就不记恨前仇了，于是就坐船回来了。南七北六十三省一闯荡，闯出个外号，叫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彝是一种猴，最孝母不过，只要发现果子，好吃的它先孝敬它的长辈。按理说，占一个孝字，司徒朗这个人不会太坏，功成名就了，自己从北几省来到云南一打听，才知道吕瑞自己修了一座小庙与世无争，而师弟李昆已经成了大名，人称混元侠逍遥叟，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司徒朗知道后一撇嘴，“哼，他成名反倒在我前头了。”

司徒朗来到金家渡口，这儿有个酒店，他进去喝酒，又问酒店掌柜的：“你们这个酒店怎么在这儿开呀？”金荣答道：“嗷。这里是金家渡口，坐船往北去是八卦山，山里大部分都是武林同道，我这儿准备一个酒馆，请人家在这儿歇歇脚。如果有进山没船的，我也可以给找只船，帮帮忙。哈哈哈哈哈……，买卖不为赚钱。老爷子您有什么贵干呐？”司徒朗一笑：“嗷，你们这大庄主是谁啊？”“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李太极，我家的大爷。”“嗷！好好好！你知道我是谁吗？”“哎哟！不知道您呐。”“我是他亲师哥。”“这么说您是司徒老英雄？”“哎，你姓什么？”“我叫花斑豹金荣。这儿还有我弟弟金亮。”司徒朗点头：“你们既是八卦山的人，我要见李昆。”金荣答应：“不错，我是八卦山的，老爷子，您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山给您通禀一声。”金荣坐船进山，面见李昆把这事一提，李昆赶紧带着兄弟们迎接出来，到酒店拜见兄长，趴地下磕头。把司徒朗请进了八卦山。司徒朗一看这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众难攻，四水团围，群山环抱，越看越美。李昆款待兄长，准备酒宴，给哥哥接风洗尘。后来，每

天哥儿俩都在山里山外转悠，李昆始终不敢提师父找他的事，李昆从心里怕他。

这天，哥儿俩吃完饭以后，司徒朗可问：“师弟呢？怎么来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见到他呐？”“师弟在后山朝阳峰那儿，我给他修了一座小庙，他自己也化了一部分钱，就在那儿凑合着住呢。每天除去练练功夫，就是烧香念经。”司徒朗点点头：“哎，我问问你，这么多年了，师父没找我吗？”司徒朗当年风闻着师父找他，他才跑的呀。李昆一笑：“师哥，说真的。您老人家不提，小弟不敢说啊！您在江湖路上杀了不少人，师父十分震怒，一定要找到您，把您的武艺收回了。我跟师弟两个人，把师父找回来苦苦地跪下叩头哀告，师父总算消气了。”司徒朗大笑：“哈哈……师弟，谢谢你啊！还有吕师弟。”李昆摆手：“您也别客气，师哥，无论如何，再入江湖路上，您可别那么干了。师父确实真生气了。”“这你放心。……不过事情还得由着我，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别看师父跟我发火，真要见着我，两句话，师父就没火了。你知道我这些年上哪儿了？”说着话，司徒朗显得洋洋得意呀。李昆摇头：“哥哥，我真不知道，我们把师父劝回来，立刻派人找您，可怎么也找不到了。”“嘿嘿，告诉你吧，我也听说师父要杀我，我从鹿耳门出了国，乘坐海船，走了不少日子，到了大西洋。哎呀，人家说话咱又不懂，真不容易。”“哎哟，哥哥！背井离乡，撇家舍业，您怎么去那么远，又怎么回来了？”司徒朗不以为然：“你不知道哇，万里人走万里路，十二年，装哑巴，谁也不知道我会说话！我暗中偷学了人家的转轮走弦各种消息埋伏。就你这个地方，你弄这八卦连环堡干什么？你花上一部分钱，哥哥我

给你修上消息埋伏，不用一兵一卒，就把整个八卦山看管得铁桶相似，鸟都难飞进来，哥哥就有这把握。”司徒朗高兴，唾沫横飞，想着要在师弟的眼前展展才。李昆是个忠厚人呐，说：“哥哥，我谢谢您，我在八卦山里头，种地纳粮。虽然养些庄兵，但不打家不劫舍，不胡做非为。您说我修那玩艺儿干什么呢？我不做犯法的事啊。”司徒朗不爱听了，第二天就不辞而别。李昆发觉自己说错了话，赶紧就追，结果司徒朗坐船走了。

司徒朗顺着南盘江就往东北方向下来了。他想：姓李的，我司徒朗好心好意让你拿出俩钱来，我给你修造消息埋伏，让你住得踏实，你反跟我说这个！你犯法的不做，犯恶的不吃，你不打家不劫舍，难道说我就是贼吗？总有一天，我找到一处地盘，修造好了以后，把你找来，我让你看看，弄不好我治治你。司徒朗这人，六月天气，后娘的脸，说变就变。

这只船顺着南江往东北方向来，出去有三十多里地，眼前发现了一座岛屿。司徒朗一瞧四水团围之中，出现了一片山，这山跟蘑菇头一样。司徒朗告诉船家，“奔山根儿那边去。”船家一听吓坏了：“哎呀！这位老爷子，那个地方不能去。听说那里头有山大王呀，专门在水上使漂儿，断道劫财。老爷子这么大年纪，您又何必呢？”“哈哈哈哈哈，断道劫财？看他劫谁，他要劫我，那是他找死！你只管按我的吩咐去办。”船越来越近，忽然山根儿底下传来“呛啷啷啷”一阵铜锣响，接着出来十几只小船，最后出来一只大船。船队过来后，就把司徒这只船给横住了。司徒朗一看，船上有两把金交椅，坐着两家寨主，两旁边站着喽罗兵足有四五十

个。

这两人长得好凶呀！上垂首坐着的这位是个高个儿，大鼻子头，深眼窝儿，红眼珠儿，厚嘴唇，黄头发，黄焦焦的胡子，穿着一身蓝衣裳，扎着绒绳。有兵丁在后头给扛着一条军刃，叫龙头怀杖。下垂首这位紫脸膛，也是个高个儿，黑黑的胡子，黑头发，挽着辫子，一身蓝，也扎着绒绳。肋下佩着一口拖刀。有一个报头的兵丁，手里头拿着一把小片儿刀。瞧见司徒朗这只船，用手点指：“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在此地过，留下买路财。开嘞半个不字，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呀！绵羊孤雁，站住。”可把水手吓坏了：“老人家您瞧，出来了。”司徒朗一乐：“别害怕，慢慢停住。”小船距离大船很近后，停稳了。司徒朗道：“哈哈哈哈哈，小子们要劫道吗？劫来劫去，劫到老太爷手里来了，分明是找死！”兵丁一怔：“呀！老朋友，您是合字儿吗？”“哈哈，跟你们合不到一块儿。”“哟，不懂？您不是线上的朋友？”“我是绳上的。”“哎！通上你的名来。”“哈哈哈哈哈，老太爷复姓司徒单字名朗。有个外号叫九尾宗彝世界妙手。”

司徒朗一报名姓，两寨主“噌”地一下就站起来了，来到船头一抱拳：“您是司徒义士爷？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到您老人家，想不到一旦之间您老人家今儿来到这儿。老义士爷，恕过我等末学后进，不曾远迎，请老太爷上船吧！”司徒朗一听，心说：嗷！原来是认得我呀。司徒朗脚尖儿一点船板，一拔腰就上去了。“不是要劫我吗？说这些个有什么用呀？哈哈哈哈哈。想劫我也成呀！”司徒朗说着，包袱皮儿一打开，腰中一围。“嚟楞”一声响，五行轮亮将出来，眉毛梢往上一立，三角眼圆睁：“哈哈哈哈哈，太岁头上动土，